

分梨，分离

□ 安宁（安徽黄山，国企职员）

一觉醒来，身边的人不在枕边，手摸不到，眼观不见。秋天来了，家乡的乌桕树迎着秋风，将徽州渲染成金色。

突然想起儿时一年秋天，我跟在母亲后面，去了黎阳水街贾家大院。贾家大院当时住了十多户人家，外婆在那儿居住了20多年。我的外婆和我在同一城市，当时我却一点也不知道。直到外婆见我和母亲到来，她背过身子，拿出一块手绢抹去眼泪。只见她烧水泡茶之余，从橱柜里拿一个硕大的砀山梨，边削皮边说，就一个梨，给萍吃。我一看这梨太大，便说：外婆，我吃不下，太大了，我们分着吃吧。这时，外婆回过头，一脸惊愕，说：我不和你们分梨，梨不可以分！可那时候的我，哪里知道徽州风俗中，分梨的忌讳和分量？哪里知道分离的痛？后来才懂得徽州人为什

么忌讳分梨。原来徽商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二三岁，往外一丢”，这一丢，便是一生，这一丢，便是一世。

分离于外婆，是有体会的。她一生与长子和幼子分离。长子两岁时，她逃离殷实徽商之家。记得外婆曾和我说过，家是个好家庭！徽州老家有四进的房屋，上海的家也有三层楼，新书店还有我们家股份。既然是好家庭，不缺衣少食，为什么要逃离？而幼子则在外婆没有能力带的时候，送到了徽州乡下她娘家溪口，8岁的幼子，不幸饿死。

从外婆那里，我知道梨是不能分吃的，我再也不敢分梨。然人生注定聚少离多。当年女儿去上海读书，我并没有意识到，从此，分离便是常态，匆匆忙忙来，匆匆忙忙去。

不久前，我在上海女儿家住了一个多月后，准备出国旅行。临别，女儿坐在我的床沿，泪眼汪汪地说：“妈妈，能不能回国后，再在上海呆几天啊？要是我家和徽州的家一样大，你就习惯了。”

“不是，我想回家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，都有自己的生活。”

我本以为父母会陪伴我一生，其实，他们只陪伴我半生，我本以为我可以陪伴孩子一辈子，其实，我陪伴她的日子或许更少。

好在现在有视频，再遥远的距离都能借助手机缓解彼此分离的痛。

视频中，我们祈祷的那位新生命诞生了，他的诞生意味着我们将要老去。新生命的诞生也晓喻我们，世界没有永恒的相守，分离或许才是生命的常态……



糗糊导游马先生

□ 叶永平（上海，公务员）

从哥本哈根坐火车到汉堡，接站的是马导，40多岁，胡子拉碴，他说太忙了，没时间打理。马导从上海来德国已10多年了，购辆面包车专为旅行社提供包车服务。一见面，他便自嘲：“我姓马，马马虎虎的马。但我的车不是宝马，是马自达。”我们一阵大笑，觉得“他乡遇知己”。

第二天，到了卢森堡，说好去步行街，他却把我们领到某大牌专卖店门口，笑嘻嘻地打招呼：“各位朋友，帮帮忙。”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“啥事？”这下他才吞吞吐吐：“想借大家护照用一下，帮我排个队，买个包，你们只要说钱统统由我付。”马导千谢万谢，搞得我们不好意思，于是，跟着他一溜烟地站在门口。他同把门的老外

嘀咕了几句，老外把我们放进店堂。随之，马导掏出几张纸片，报出不同包包的型号号码，选购了6只，价值2万多欧元。我们递上护照，默契地配合着，随后，假模假式每人拎个大纸袋，趾高气昂地走了出来。一个多小时泡汤了。

出了门，我悄悄地问：“马导，您买这么多包回去，家里有这么多小秘？”他爽朗地一笑：“哪里，老婆都养不起，还养……”他看我迷惑不解，狡黠地一笑，“嘿，我替人代购的，下次去法国捎过去，赚点小外快而已。”据说，此款包包的款式，每款都是全球专卖店分别定额供应的。有的款式流行较吃香，只能到其他国家的专卖店去寻觅了。周游列国的马导，真为生财之道。

到了法国枫丹白露，马导把门票一递，说是一个半小时后门口见，接着就不导不游不见了踪影。到了巴黎午餐，他偏要领我们到饭馆隔壁的小型免税店去，一个劲地推荐：“这里手表、香水都比‘老佛爷’便宜。”我们一看价格，同款手表比上海都贵几百元呢。我们都装蒜不吱声。他见回扣无望，便拉下脸。

后来在法兰克福，马导送我们办机票时，他左右逢源的本领倒又帮了我们的忙。有个游客行李超重，马导马上用德语同老外沟通，说德国的东西价廉物美，言外之意，我们在为他们做贡献哩。一番甜言蜜语，说得老外眉开眼笑，“OK”就网开一面了。这个游客也知趣，悄悄地送了他一笔小费。

